

我当记者的故事

段飞龙



二十五年前夏季的一个清晨,我踏上了通往达拉特旗广播电视台的道路,心中充满了对新闻事业的无限憧憬。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便与文字和镜头紧密相连。

马场壕乡的风,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农民的呼唤,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然而,命运的车轮在二零零零年的六月轻轻启动,让我离开了这片熟悉的土地,开始了我为新闻记者的旅程。

记得那一年,我从乡政府调至旗广播电视台。那时的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干部,时任旗广播电视台主要负责人的秉忠局长,像伯乐一样,发现了我这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他的信任和支持,让我有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那天,秉忠局长与司机开着车,把我的行李拉回了广播电视台。他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更像是一位亲切的长辈,关心着我的生活,鼓励我在写作上好好努力,写出更好的新闻作品。他的鼓励如同春风化雨,滋润了我的心田,让我在新的环境中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刚刚踏上新闻界的时候,我满怀理想和热情。每一次采访,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探险。每一次报道,都是对真相的追逐。那些年,我跑遍了达拉特旗的每一个角落,用我的笔触和镜头,捕捉着这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

在新闻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每一个故事都承载着时代的重量。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难忘的采访经历,这些是我记者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

在我记者生涯的早期,记得有一次采访任务是报道工商局上街宣传打假的活动,那是我踏足新闻界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采访,我带着新鲜感和满腔热情,扛着摄像机就出发了。

到达现场后,我看到工作人员一边走一边向过往的行人发放宣传单。我急于捕捉每一个动态,于是也跟着跑来跑去,试图捕捉所有忙碌的瞬间。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种拍摄方式会导致画面不稳定,甚至模糊不清。

当我带着拍摄的素材回到编辑室,满怀期待地看着编辑筛选可用的画面时,我的心情从云端跌落。编辑告诉我,我拍摄的大部分画面都无法使用,因为镜头没有固定,跑动中的画面成了一条弧线,且晃来晃去。原本计划中的详细报道,最终只能以一条简讯的形式播出。

当时分管新闻的张总编和杨总编随后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们语重心长地教育我,新闻拍摄不仅仅是记录事件,更重要的是要传达清晰、稳定的信息,并指导我如何在移动中保持摄像机的稳定,如何选择合适的角度和时机来捕捉关键画面。

记得我第一次参与全旗“两会”报道,那时,我对新闻的概念还很模糊,只知道自己手里的摄像机很重,重到足以让我的手腕颤抖。当我站在会场前,面对台上的领导和台下的参会干部,我的心跳加速,手不由自主地抖动。我担心自己无法完成任务,担心自己会在大家面前出丑。但我知道,我不能退缩,这是我作为记者的第一次考验。

我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你可以的!”我尝试着放松手指,慢慢地,摄像机稳定了下来。我开始专注于拍摄,寻找合适的角度,捕捉领导的讲话和干部们的反应。

尽管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但最终,我还是完

成了任务。我把第一次采访大会的新闻报道带了回去,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我做到了。单位领导对我的鼓励成为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新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更是一种责任和勇气的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寻找完成任务的方法。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如何在紧张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我那时在新闻部属于新兵,又属我年轻,跟领导调研考察多,下乡采访多,出稿多。常常一个人单兵作战,既要拍摄画面,又要写稿,忙得团团转。不回家,不回家,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是常事。

有一年,我随旗委副书记去北京开会,在飞机上,我紧紧抱着摄像机。空姐让我把机器放入行李架,我说摄像机就像战士的枪一样,一名记者,如果把摄像机损坏或丢了,就像战士把枪丢了一样,人在枪在,人在机器在。

我那时在新闻部属于新兵,又属我年轻,跟领导调研考察多,下乡采访多,出稿多。常常一个人单兵作战,既要拍摄画面,又要写稿,忙得团团转。不回家,不回家,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是常事。

记者没有说“不”的时候,只要有采访任务,就得扛着摄像机去。记得二零零三年夏季全旗活动多。一天我因感冒正在打点滴,当时新闻部主任富民给我打来电话,说旗长要调研防汛工作,我二话没说把针头拔掉,骑上摩托车赶往采访现场。

那时候,记者都有上送新闻的任务,由于台里没有传输设备,我们只好打车去鄂尔多斯电视台送录像带,时效性不强的新闻就去邮局邮寄,偶尔也搭被采访单位的车。一天采访,送带马不停蹄,吃不上饭是常事。

在非典及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全国上下紧急行动,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了严密有序的联防联控、联防联控体系,构筑起一道牢固的“抗疫大堤”。我也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加入了防疫的队伍当中,记录了从城市到农村的防疫措施,如农村防疫工作的强化、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秩序的维护、“菜篮子”产品生产保障等。

作为记者的这些年,我扛着摄像机,从城市到农村,用镜头记录下了达拉特大地上无数动人的瞬间和故事,见证了达拉特旗的发展和变迁,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采制了许许多多温暖、有价值的新闻稿件,如《疫情防控达拉特在行动》《白天鹅莅临达拉特》《百岁老人的清洁情怀》《劳动模范尚保成绿化山川造福子孙》《王彦君抗击非典的英勇事迹》《雷大姐酱菜走向南方市场》等等。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深深打

动着,不仅仅传递了个人的奋斗和奉献精神,更是时代精神的缩影。

记得那些日子,我和小青局长、玉森局长、贺总编、高娃、永鲜、韩萍在制作机房里,端着烟面盒加班加点的情景。那时,机房的灯光总是比星光还要亮堂,我们的身影在屏幕前拉得老长。盒饭里的烟面虽然简单,却因为大家并肩战斗而变得格外美味。

加班的夜晚,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我们讨论着节目的每一个细节,从剪辑的节奏到画面的色彩,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小青局长的眼神总是那么坚定,她的决断力和对节目质量的执着,让我深深敬佩。玉森局长则是一位细心的工匠,对每一个镜头都要求精益求精。

在那些忙碌的夜晚,我们不仅是同事,更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烟面盒饭成了我们共同的“战粮”,每一次的吞咽都伴随着对工作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故事,笑声和讨论声交织在一起,成为了机房里最温暖的旋律。

加班的疲惫是不言而喻的,但每当节目顺利完成,看到自己的努力转化为屏幕上的影像,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便能驱散所有的疲惫。那些夜晚,我们共同见证了节目从无到有的过程,也见证了团队合作的力量。

小青局长,作为我们曾经的“班长”,以身作则,带领我们共同前进。在她担任局长期间,我们都成立了文艺队,办起了《乡土风》《东西南北旗人》《想唱就唱》等栏目,这些节目极大地丰富了达拉特人的文化生活,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收视率节节攀升。特别是《乡土风》栏目,不仅让达拉特旗的群众当上了演员,还让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上了电视,这一创新之举,一时火遍了达拉特旗,火遍了鄂尔多斯大地,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预期。

在《乡土风》的影响下,达拉特旗的各村和社区都成立了文艺队。文艺爱好者们载歌载舞,以上达拉特电视台《乡土风》栏目为荣。那段时光,每到周五晚八点,基层群众们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乡土风》,这成为了达拉特旗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深入人心的温暖。这一切的成功,都离不开小青局长和我们

团队的共同努力。是她的智慧和魄力,让我们的创意得以实现,是我们的团结和协作,让这些节目得以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也感受到了乡土文化的温暖。

再后来,我有幸走上了领导岗位,分管着《乡土风》《东西南北旗人》《想唱就唱》《每周视点》等栏目,每一个栏目都承载着我们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和对群众需求的深刻理解,它们不仅成为了精品,更成为了连接我们与群众心灵的桥梁。

每当我们拍摄《乡土风》时,摄制组的人员拉着机器设备,早已等候的群众,欢迎我们的到来。那一幕幕热情的场景,让我深刻感受到了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和期待。

我们摄制组的人员,虽然辛苦,但每当看到群众脸上的笑容,听到他们对节目的喜爱,我们心中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便油然而生。辛苦一点又能算得了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为了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不仅是记录者,更是参与者。我们与群众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创造着属于达拉特旗的文化记忆。我们的节目,成为了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广播电视台和后来的融媒体中心的时间里,我有幸与五位主要领导共事,其中三位还与了我搭过班子。每一位领导都以其独特的领导风格和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想想,秉忠局长的鼓励,小青局长的关怀,这些点点滴滴的恩情,如同山一般沉重,如同春一般温暖。在我的心中,他们不仅是领导,更是我人生路上的恩人和导师。我将这份恩情铭记于心,化作前进的动力。

建局长是一位鼓励外宣的领导者。在他的任期内,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奖励和支持。他明白,对外宣传是提升我们工作影响力的关键。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团队的士气高涨,我们的工作成果也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建主任虽然和我们仅搭班子一年,他以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对我们严格要求著称,实现了融媒体体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大步向前,蒸蒸日上。

永茂主任是一位眼界独特且非常敬业的领导,鼓励我们拓宽视野,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他经常与团队一起讨论,深入交流业务,共同加班加点,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达到最高标准。在永茂主任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不仅在业务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更在精神面貌上展现出了积极向上的风貌。他的领导,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重要性。

每一位领导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为融媒体中心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智慧和决策,不仅推动了中心的发展,也丰富了我的职业生涯。我深刻体会到,领导的智慧和决策对于一个团队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的严格要求和高标准,是我们成长的压力,也是我们进步的催化剂。在与这些领导共事的日子,我学到了很多,学会了如何从他们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学会了如何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为能在这样的团队中工作而感到自豪,也为能参与到这样有意义的工作中而感到幸福。

岁月的馈赠,领导的智慧,这些宝贵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财富。新闻之路,漫长而艰辛,因为有了这些难忘的故事和人物,这条路也变得异常精彩。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带着这些宝贵的经验,用我的笔和镜头,记录这个时代的每一个瞬间,讲述更多触动人心的故事,为达拉特旗融媒体中心的发展和新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值此第25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特做小诗一首,以此纪念我铁肩担道义、妙笔写春秋的二十五载华年:

达拉特记者礼赞

在达拉特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
我持笔为锄,辛勤耕耘二十五载华年。
风沙漫卷,星辰璀璨,
摄像机是不离不弃的伙伴,
每一个新闻现场,
都是我热血沸腾的疆场前沿。

二十五番春秋的轮回交替,
我目睹了达拉特面貌日新月异的神奇。
城镇街巷似蛟龙伸展,繁荣在延伸中铺展,
乡村田野如画卷变幻,欢歌在变迁里飞跃。

我的足迹,深深印刻在黄河之畔,
那奔腾的涛声,如激昂的史诗,
诉说着发展的壮阔波澜。
工业园区似璀璨明珠崛起,光芒万丈,
照亮达拉特砥砺奋进的辉煌征途,闪耀非凡。

我踏遍达拉特的山山水水、村村社社,
聆听过历史的幽悠低吟、岁月的深沉长叹。
在现代化的工厂车间、校园书堂,
我看到希望之光如朝阳破晓,
幸福之泉似甘露润田。

我的镜头,精准捕捉着丰收时刻那灿烂的笑脸,
那是农民辛勤汗水的结晶,浇灌出硕果满园。
我的笔端,忠实记录了生态修复的壮丽画卷,
那一抹诱人的新绿,是对美好未来的庄重诺言。

在达拉特的每一寸土地上,
我是忠实的记录者,岁月的守望者,
二十五年的记者生涯,
宛如一首激昂的赞歌,献给这片深爱的土地河山。

每一个字符,都倾注着我的深情厚意,
每一篇报道,都是达拉特生动鲜活的传记。
我自豪,我是达拉特的记者,
见证沧桑变迁,书写不朽的传奇,永不倦怠。

家乡的炊烟

王向军

邓丽君经典歌曲《又见炊烟》中唱到:“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每次听这首歌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升起的醉人景象。炊烟是思恋家乡的情结,是记忆里的香美味道,是梦里经常萦绕的牵念。那一缕缕炊烟,总是给出门在外的游子带来乡愁,送来召唤。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老家的烟火是乡村亮丽的风景,她给人以宁静和相思,也是游子依恋的精神家园。在我们的记忆里,炊烟是起床的信号,炊烟是开饭的呼唤,炊烟是味蕾的满足,炊烟是解乏的前兆。小时候的炊烟总是随着辛勤律动而升降,升起得很早散淡时已晚。天刚放亮,家里的煤油灯便亮了起来,炊烟冲出烟洞带着点点火星袅袅升起,夜幕降临时,干完地里活的人们便肩扛背驮地回家,喂猪喂狗圈羊追鸡这些仍是收尾工作。安顿好这些张口吃食的,月光皎洁,繁星闪烁的夜晚,炊烟便又升起,自由舒展、黑白随意、丝丝缕缕、妙曼缠绵,月亮、星星、村落、炊烟在夜幕下构成了一幅美妙无比、动静结合的黑白水墨画。放眼村里,每家升起的炊烟各有颜色、自有浓淡,直至很高很远便独自慢慢离散,然后又裹缠在一起流进田野河流柳林沙湾。

今年农历七月十五恰逢周末,亲戚们相约再回老家赏赏月,尝尝思念已久的柴火烹制的美味佳肴,聊聊各自在外的生活返景。周五的夕阳将云层经营得流光溢彩之时,各地返回的人们也相聚在了大娘家,浓烟正从那个有着年头的烟洞里攒着劲往外涌,不时从屋檐上飘下阔别已久的柴火香味。灶里的粗糠细柳烧得正旺,后大锅里羊肉开始跳动,前锅也没有停歇,农村的腌猪肉炖菜也已经开始准备,满家飘出从灶台缝里流出来的柴烟味和锅里飘出的饭菜香。柴火家常饭,垂涎满嘴馋。

次日黎明,天还蒙蒙亮之时,手撵面已经上桌,这是我每次回老家的必上早点,就连女儿也吃埋怨我,回老家早上肯定是给你吃面吃。收拾妥当,联系



好上坟的众亲人带上中午的祭品便顺路而下,路过大娘家时,大嫂说今天中午她家安排好了,用鸡肉蘸糕招待回来的亲戚,并且要将午饭安排在老家那承载着大伙记忆的老屋。

老屋的炊烟又升起来了,家乡美食鸡肉蘸糕是今天的重头戏,复杂的饭菜需要繁琐的烹饪程序,况且用柴火灶做出的原汁原味又是何等诱人。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顿美食也要多人登场,没有各自分工,但自会找到合适的活计,不误工不误活,井井有条,适得自

然。听着灶膛里传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看着熊熊柴火舔着锅底让锅里食物咕嘟咕嘟冒出香味时,便会深深感觉到幸福。炊烟忽高忽低、忽浓或稀缭绕着,院子里融合着各种柴火燃烧后特有的味道并掺和着饭菜的香味,这份农村特有的灵动感,不一会儿便渲染了朴素村庄,空气中都塞满了人间烟火。

老家的炊烟渐渐飘淡,也将会飘出大家的视野。但心中的那一份炊烟情结永远升腾,随时会温暖地出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和甜蜜的梦乡里。



说秋

自然

秋天从不曲里拐弯,一直都是平铺直叙。黄就是黄,红就是红,还想绿着的,也不勉强,继续绿着。

可是人们说秋,总要有有所隐喻和暗示。

秋被人说了那么多:收获的,香甜的,明亮的,哀怨的,愁绪的,苍茫的。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但我一贯是个唠叨的人,总要凑凑热闹的。

因为秋天,总爱说到秋色的。还因为秋进了人的心,总会搅起一点波澜。

秋有荒凉韵味,也有豪强气势。天空高远的秋,招引谁一点点寻去,满地起伏伏伏的秋,等着谁一寸寸割去。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多想,就做个那个谁好了,就做那个满地找寻和收获自己的人好了。

在天空的落脚处,有一群大雁开始振翅了。四处张望的眼神,也倚在了云畔。

没有人拷问过鸟儿的来去和云有没有关系,也没有人在乎过,那一刻的自己是真实存在过,还是一切不过是一个假说。

我们是聪明智慧的人,我们是知性敏感的人,我们也是闪闪惹人、吞吞吐吐和你并肩站立,风雨同程。

字斟句酌地说秋,拐弯抹角地说秋:下落不明的秋,藏着感情阴影和生活忧患的秋,梦想随着水流去的秋。

秋天来临,秋有趾高气扬的一面,也有沉重黯哑的一面。

我们都无法确定,来到或被带走的是哀伤还是欢乐。时光弹来跳去,春抓不住,秋强行地来。好像是给予,其实是带走。

说秋,就像说一首诗,吟一曲歌,不高深,也不晦涩。简单的就剩下诗句和歌谣,一种宿命的意味和象征。

说秋,就像念一河的水,喊眼前的山,时而是芊草时而是松涛。可浮沉,可澎湃,可交流。是小小的波纹流动,是悠长的呼和应。

对春天迷信的人也一样会迷恋于秋天吧。

当花朵加快了睡人果实的时间,河流的脉络在草叶上清晰起来,我们所要对抗的秋天其实是我们自己吧。秋难以复制和命名。款款的?魔幻的?激烈的?幽怨的?暴怒的?仿佛都是,又仿佛都不是。

说了秋的手不是,不如抱你在怀或倚靠你胸,窸窣叨叨或需要一场。说了秋的手不好好写,振不过和你并肩站立,风雨同程。